

一张报纸,经风历雨,将近百年不衰,其影响深远,发行南疆北海,整个中国甚至海外哪里看不到《新民晚报》呢?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就总是看到爸爸吴祖光在读这张报纸,报纸的开张不是很大,全部打开是大张报纸的二分之一大。我就问爸爸为什么?爸爸告诉我,晚报都是这样的,它会比日报小一半。

我和《新民晚报》的真正结缘其实是在我的父母都离世以后。那时候的我已经常常在电脑前打字写文章了。我开始有文章发表在报章上,还是我爸爸给我的建议。那时候我还在国外读书,他在给我的信里说,你为什么不把在美国的生活和经历写成文章呢,那些和在国内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一定会引起国内读者的兴趣。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写了。我的文章真的开始在国内的一些报章杂志上面见读者。慢慢地,我逐渐在写作中学习到写作的规律,懂得了什么叫做起承转合,也懂得了怎样控制篇幅字数。而在这时,我得到了《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编辑的约稿邀请,开启专栏。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已经是第十五个年头。

我有时会想,这是不就是一种传承?说到这个,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每天都有很多张报纸到来,邮递员送来报纸,读者大多是我爸爸,他在作为一个作家的同时也是一个读者。他读很多的文字,报纸的、杂志的、书籍的,更多的时间里他写作,写文章、写剧本、作诗词。这是一种影响,并不是刻意的,但绝对是深切的。在这样的父亲身边长大,后来的我不拿笔都难。

在《新民晚报》九十五周年的历史中,有许多使每一辈“新民报人”引以自豪的记载。我爸爸亦师亦友的好朋友陈铭德伯伯是最初《新民报》的创办人。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爸爸和陈伯伯经常见面,有时会带着我。印象中陈伯伯是一个操着南方口音态度和蔼说话幽默的老人。《新民报》是陈伯伯等几个年轻人在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的,也就是现在的《新民晚报》的前身。所以,后

一位朋友说,他现在的对于和别人面对面的谈话,有时甚至感到很困难。网络、微信、长期戴口罩、居家居上班等等,使人们的谈话技巧“生了锈”。

微信取代了许多面对面的交谈,殊不知,微信远非理想的交谈模式。当手指快速地在触摸屏上移动时,与其说是和对方谈话,更像是在演一出独角戏,没有面部表情,没有肢体语言,也无法通过看手表向对方暗示自己希望结束谈话。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学会谈话。当你在街坊的拐角偶遇住在你楼上的邻居,他对你说声:“你好吗?”这位邻居可能有相当长的时间未和你谋面,“你好吗?”不单单是单纯的问候,你需要和他打个招呼,再进行三言两语的交谈,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迷你”谈话。

如何启动讲话呢?谈谈“天气”永远是无伤大雅的事。其他如看病排队、邻居小孩大吵大闹、前一个礼拜的足球比赛等,都是信手拈来的话题。对每一个话题稍作深入探讨是必要的,容易和对方建立共识,切忌蜻蜓点水般地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也可问对方问题,从对方获得信息。

当今人们面临各种压力,个人的经历也永远是话题,而且有点沉重。不必回避它们,但也要谈

来我爸爸经常称陈铭德伯伯“老板”应该就是来源于此。

在《新民晚报》历史中有过许多光荣一刻,其中有一次与我爸爸有关,就是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首次公开发表于《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上。当时主持发表诗词的年轻编辑就是我爸爸。他曾说过,他那时曾为此事拜访过柳亚子先生,并仔细寻找在各地流传的不同片段,最后放在一起领略求证,才得以将诗词准确发表。而诗词的发表曾经是一次冒险经历,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并未取得政权,国民党的官方报纸不可能发表这首诗。我爸爸那时只有28岁,他大胆地做了一个判断:官方报纸刊登不了,我们是民办报纸,他们管不到我们,怎么不能登?于是,1945年的11月14日,《沁园春·雪》得以公开发表,一经面世,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

我爸爸不是一个喜欢渲染张扬的人,或许他一直就觉得主张发表毛主席的这首诗本身就是一件正义且正常的事情,并不值得广而告之。所以在很多年里,我并不知道脍炙人口的毛主席的伟大诗词《沁园春·雪》的最初发表与我爸爸有关。我在长大成人的很多年后经人询问才去问爸爸,他很淡定地说:“是啊,那是我编辑发表的,在当时的《新民报》也就是现在的《新民晚报》上。”

我爸爸可能并不觉得那是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事,主要是那首诗本身才是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存在。他对我说,“毛主席的诗词着实震撼,我很年轻,也读诗也写作,看到好的作品会认真品味。而《沁园春·雪》传达出的气势吞山河,这样的词必须让她见面世人。”

承载过首发之作《沁园春·雪》的《新民晚报》如今是九十五岁高龄了。我继承了爸爸的那支笔,也在为这张秀丽而精美的报纸写文章。在我眼里,《新民晚报》就是一位端庄大气总是不老的美女,站立上海,智慧而自信。我为能够有机会为她添上淡彩一笔而骄傲无比。

以说:“我很好,我们以后再聊吧!”

高超的谈话技巧是为谈话设定一个时间的框架。你可以说:“今天真是个好日子!”这样,谈话就不会深入到你过去一年可能有过的不愉快,比如重病一场、被公司裁员、家庭纠纷等。当然,你也别忘了问问对方的近况。谈话永远是“相互”的。

“迷你”谈话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偶尔也会遇到动感情的话题,耐心地听完对方的陈述。当你伺机退出谈话时,向后退一步,并对对方拉开一些距离,或者看一下表吧!

## 重学谈话

周炳揆

点积极的,着眼于将来的,如“你有出国旅游的计划吗?”等等。

所以,当你听到“你好吗”,不要仅看作是一个敷衍的问候,更要考虑对方确实想知道你的近况。这就要求你事先做一点“准备”:该怎么回答,怎么和对方分享?对不同的人,比如朋友、同事、邻居,如何分享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当你极为繁忙,或者是正逢情绪低落时,完全可

编者按:

月圆,不仅是天上的满月,象征人间的团圆,也意味着人生圆满的刹那,是生命的循环与和谐的浪漫。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来分享心中关于团圆、思念与梦想的记忆。

父亲去世已十七年了。从小到大,对于中秋节,我总有一种凄清感。大概是在万家灯火和喜气喧哗中,更容易觉得小家庭的寂寞。

我从小在北方的新城中长大,至今也还在那里生活。那是一座严酷而荒寒的城市,仿佛是世界尽头。一年中的无霜期只有五个月。大部分季节里,城市都被白雪深埋,无论是肉类、干粮还是水果,只要埋在雪里,或者扔在北阳台上,就好像进入了另一种时间,凝滞的、静止的、不变的时间。

作为远离大家族,在小家庭里孤零零长大的孩子,这世界对我来说,有着庞大、广袤而陌生的部分,就如水下的冰山,就在那里,但不为我所知。那些

往事、记忆、失落的爱和中断的讯息,和这城市一样埋在雪下,仿佛春天永远不会到来。

我时常想,这座城市留给春波荡漾和春风吹拂的时间太少了,留给草木生长和花朵开放的时间太少了,留给人与欢笑的时间也太少了。就在那短短的无霜期里,人们走出家门,去相遇、相爱,缔结相伴一生的誓言,携手走入墙壁厚厚的房屋,去抵御即将到来的严寒和冰雪。要有足够强烈的爱意,才能度过那仿佛永无止境的冬天,等到春天再次到来。

短暂的春风吹起,吹落杨花,也吹落柳絮。像树种乘风飞走,年轻的父亲也从他生长的乡村出门远行,成了部队里的一名测绘员。不知道是不是这段经历,强化了父亲略带神经质而追求完美的性格。在我记忆所及,他仿佛总是手持朱笔,严厉地审视着自己的生命,

也审视着我,这个像风吹落的树种一样,降生在这座新城里的孩子。

我想,父亲的温情,不是被那漫长的冬季,也不是被那白茫茫的平原消磨的。在更久远之前,在他从远方走来时,他已经是后来我认识的那个样子了。

我和父亲共看的中秋明月,一共是二十八回。这一生的缘分就是这模样。在这些相聚的日子里,我们冲突、互相伤害,也对彼此深感失望。他去世后十几年,我才翻开他的日记。蓝黑墨水的流利笔触,总在检点自己每一天的言行,痛惜被浪费的涓滴时间。我忽然明白了,他希望自己是另一个人,就像他也曾希望我是另外一个样子。

看不见的朱批,遍布在我的生命里。终于,我长成了父亲始料未及的模样。如今,父亲也像那些阳台上的



海上蟠桃

(中国画)

李知弥

这个夏天,街上白衣白裤者颇多,是今年的流行吧。想起国门刚开时去国外,常见路人穿浅色服装,心想那多容易脏啊。当时国内到处是建筑工地,日日灰土飞扬,着装亦是灰黑色中走出不久,浅淡或艳丽,没有的。

关于衣装,还有别的念想。有一次在地铁车厢里,因为拥挤,一位身着深色长裙的女子紧挨着我,她戴着一顶同色宽边帽子,我不由得打量了一番。到她下车时,见她紧身的衣裤裹着窈窕身姿,手里还提着一个精致的小包,这模样,像演员。电影里的简爱开罗切斯特时,在凄风苦雨的山里大声说,上帝没有给我财富和美貌,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

那是留下深刻记忆的简爱语录。曾经一起默契地谈论这些的朋友,现在还好吗?

去年年末,我在动车上,看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冬天的江南,田野上仍有绿色覆盖,我将要见到多年未见老友,我预先说了,我要见你。我带了一条大红的十分柔软宽厚的羊绒围巾,我认为她会喜欢。前几年见过一次,她穿着肥大的类似手工织就粗布做成的厚棉衣,灰突突。我说像老太婆啊,她立即回说,是老太婆了呀,她淡淡笑着,安静平穩。我们曾是一个县城的上海知青,后来同时到复旦上学。那是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时刻,我们常常在夜晚的校园林荫道上散步,谈天说地。路旁的树叶飒飒,透出教室宿舍的点点灯光,温馨浪漫的氛围。话题漫无边际,没完没了。那时我们穿什么?不记得了。不会穿裙子,肯定的,那时我们都没有裙子。

她个高,是学校篮球队的,但她跑起来不轻松,手在后面摆动。我在操场边看她打球,会想起她曾是我们县里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知青标兵。十几岁的年纪,淮北的冬天,为了取暖,听说她曾站在运送生猪的拖拉机拖斗的网罩上,下面是哼哼乱拱着的猪,能给她一点热量。毕业后她回了阜阳,在大学任教,之后各自忙,几乎断了联系。

我们是要为一位老人祝寿。到饭店不久,她来了。刚下火车,还是那个灰突突大棉衣的装束,衣襟两边各一个大大的贴袋。饭桌上,我和她挨着坐。还没坐下,发现地上有一张身份证,有人大声说了,她立即不慌不忙地说,大概是我的吧。弯腰拾起,放进那个大贴袋里。一会儿,地上又出现一个未用过的口罩,我一说,刚走开她又立即说,大概还是我的吧。于是又回过身捡起,不慌不忙。我拿出那条围巾,还没来得及展开,她已一把塞回我的包里,坚决地说,这不适合我。她给我夹菜,慢慢说着她的生活,先生不久前去世,最后的时光她一直陪伴着,说了彼此想说的一切。她现在正学着的几门课,是在她自己的时间和能力范围内的。我也告诉她我现在的的生活,她笑说,我们都要好好的啊。吃完饭,她说她已买了下午的车票,匆匆就去了火车站。我们在饭店门口拥抱告别,他的背影在冷风中渐渐走远,穿着那一身她自己喜欢的衣裳。

## 世界尽头的月亮

秦莹亮

京杭古运河流经杭州繁华的城区后,在喧嚷的市声里,流水变得轻柔了。

走到良山门的桥上去。看着远去的水波,有时会展,两岸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如画景一般,映照在了这平缓的河面上。两千年来,它成了河边繁杂生活中的男女老少最忠诚的陪伴者。

在树木葱茏的弯曲小道和亭台楼阁之间,那些神态闲适的居民,他们的心绪,似乎被那清绿的河水和柳枝间的微风熨帖了的,安稳平静。这种不经修饰的生活常态,透着淳朴的风情。

晨练的老人们走散了,树荫下静了下来。这时,三三两两的中年妇女推着童车,漫步在花径小路上。她们用河南、安徽、江西的不同方言,逗玩着孩子。那些女人表情喜乐,大多是居民楼里的住家保姆。在东家的日子过得舒心了,才会露出这样的笑容。曾经听一位母亲说,要给保姆加工资,保姆却不要,说是只要让她长期做下去就行。这话的背后,是当妈妈的聪慧。她还说过,有的保姆自己的孩子,在老家由奶奶、外婆照看着。要让她们照顾好别人的孩子,发自内心的和颜悦色很不容易。她神情里,显露出一位母亲的将心比心。

临近中午的时候,坐在一座亭子里,经常会碰到一位88岁的老先生。每天,他从良山门的住处,步行40分钟到文晖桥附近的绿地,读报、聊天。这时,趺坐吃饭,半途憩息,在亭上看看河水,吹凉风。老人步履轻松,反应也快,只是有点耳背了。在职时,是一家大公司的财务人员。几年前丧妻,仍想找女伴成家。我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朗声讲出12个字:“身体健康,相貌端正,知书达理。”

有一次,与他同路回家,劝他:“降低标准,抓住重点,找个身体健康的,能互相照顾就好啊。”他不容置疑地回应我:“人是一年年要老的,身体也会退化,但是,找对象的标准我不降。”我先到家。看着他走远的弓着背的身影,心生感佩。择偶需觅观音,这是他生命终极前,依然顽强的精神祈愿。人这一辈子,找不到伴侣无妨,自己确认的一种生活景况不可以改变。

每到夜晚,是运河边最热闹的时候。小路上,恋爱男女、散步老人擦肩而过。广场上音乐响起,舞者蹁跹,观赏者围了一大圈。彩灯在树丛间闪烁,投射的光,照亮了舞者的兴奋表情。那些摆摊的、修电瓶车的熟面孔都进入舞场,踏着音乐起步。天热,那位修电瓶车的中年男人,光着上身,衣服搭在肩上,呵呵地笑着,搓着舞伴的步子十分笨拙。没踏上几步,就放手下场了,果然是个被人怂恿上去的新手。

他们都是运河边的原住民。听惯了水浪喧哗和货船鸣叫的人,不掩饰自己的随意和朴拙。即使是进入舞场,也无意去作规整的打扮,更不必装出矜持。音乐和笑声过处,生活的热烈和畅快扑面而来。

这时,总能见到一位老者,留着长须,拄着拐杖,默默地站立在广场边,注视着舞场,微笑着,很沉静。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曾祖,在看着自己的孩子们玩耍,满是皱纹的脸上,祥和安泰。这位长者,面对这欢娱的场景,会想到什么呢?

穿过草坪,走去幽暗中的河岸边。岸灯照射下的运河,泛着波光,向着运河的尽头缓缓流去。

岸边的公寓楼灯光一片,这里住住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白天,在桥上、廊亭、花丛见到他们,眼光闪亮,着装新潮。他们会有自己的快乐、向往和忧伤。下一个千年里,古老的运河,会听到身边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怎样的叙说?



水果和干粮,进入了另一种时间。他带我来到这世界,又去往自己要去的地方。使我安慰的是,在这空旷的世界之上,高悬的总是那一轮月亮。照耀似海的春花,无边的冰雪的,都是这一轮月亮。照耀繁华与荒芜,诞生与消亡的,也是这一轮月亮。照耀这须臾浮世,这泡影悲欢的,还是这一轮月亮。抬起头来,总是这一面明镜,这一轮万古如新的月亮。

“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至今,我仍在努力去爱上父亲留给我的这个世界,去经历漫长的冰雪封冻,等候春风再次吹起。而这世界里,毕竟有我真心想热爱的事物,比如这一轮父亲看过,而今我又在看的月亮,这一轮千生万世仰望过的月亮。

## 十日谈

不朽的月光之下,有贪念的人间,请看明日本栏。

月圆之时 责编:殷健灵